

# 遥远的回响

◎周建忠

## 第一章 我的学生

77级、78级,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特殊的历史现象,正如我们学校78级同学回忆,同学中有1946年生也有1962年生;最小16岁最大33岁。我曾经看到一篇教育评价的论文,说77~80级,不管本科专科,相当于后来的博士生;81~85级,相当于后来的硕士生。

对于我的学生,781、782班的同学来说,我是非常肯定这一评价的,他们从个人到整体,的确很优秀,而且吃了三遍苦:

一是当时录取批次很不规范,比如本科、专科正式录取后;居然第二批扩招,也是先本科后专科,这样第一批正式录取的专科生就亏了,比他们高分低很多的扩招进了本科,我的学生就是属于第一批正式录取的本科生。

二是造化弄人,他们录取时是本科,毕业时是专科:录取在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是本科生;中间学校恢复原名: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南通师专。毕业时就成了专科生,记得大家争取、上访多年,依然无果,最后只得做了一辈子的专科生,当然少数人通过本科函授或者党校学习,获得本科文凭。

三是我们学校中文系,扩招录取了专科783班,学制两年。结果扩招专科先毕业一年,工资比他们高、工龄比他们长。一班班长黄裕龙,是大龄生,在读期间就预计到了。成熟老到,后来做了如皋市国土局局长、市人大办公室主任。

尽管有三重苦,但他们仍然是感到幸运的,与那些落榜的、没有参加高考的中学同学相比,真是一考定终身,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有品位有层次的教师、媒体人、官员、专家。更主要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奋斗。从他们身上,我再次感悟到,人生的竞争,是长远的、自主的、自觉的不懈的竞争;人生总会受到委屈,总会吃亏或时运不济,但改变命运的,最终不是外力,仍然是自身。——这是我最近几年培养中小学名师经常唠叨的话题。

当然,历史不应遗忘。我作为他们的老师,还是要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 第二章 当年的我

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的年龄也是偏小,只有23岁。我1975年入学,1978年6月毕业,属于“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先是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又称为“大学普通班”。8月在如皋师范校内的南通分院报到,9月担任775班班主任;10月我来到南通三里墩(当年师专旧址),做78级三个班的辅导员。在783班第一次见面会上,我说,历史常常会开玩笑,本来应该我坐在下面,你们在讲台上,现在是历史颠倒,我年轻,居然担任老师;你们是大龄班,全班只有一个人与我同龄,一个人比我小一岁,其他都比我大,甚至大很多。记得

2015年,781、782班同学毕业37年聚会,我写了一首七律,题为《乙未霜降中文78级校友返校聚会而作》:“你跳龙门我执鞭,依稀梦里不知年。园东半壁随江月,墩北三秋卧海天。白日放歌欢似雪,青春作伴渺如烟。相逢未觉霜风起,一路沉吟入管弦。”诗末有小序记其事:1978年10月23日,师专78级中文1、2班入学,我刚刚入职即奉命担任年级辅导员,与同学们共同生活共同成长,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迎来三十有七年矣。当时学校位于三里墩北,校内西半为市委党校。

无独有偶,我的人生也有三次戏剧性变化:一是我原来录取在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专业,结果在半途被人替换,我被对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做老师不仅不吃香,而且没有社会地位,经常被批判教育;二是毕业分配,我属于留校,结果被人换到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仍然是留校性质,但到了南通;三是本人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系里先让我做辅导员,然后安排我到不熟悉的文艺理论教研组。后来为了满足一个想回文艺理论教研组的同志,我被对调到古代文学教研组,真是塞翁失马,歪打正着。

尽管工作前从来没有到过南通,但南通对我有再造之恩,一方水土养育我,我竟然成了南通教育的优秀人物甚至代表性人物,南通群英馆有我的专栏介绍。65岁退休后,南通大学继续特聘,学校有“南通大学周建忠名师工作室”,第二届带徒12人;同时上课、指导研究生、打理范曾艺术馆等。

我的发展我的成就,是与78级1班、2班同学亦师亦友、共同成长分不开的,我做辅导员,一是专心致志,追求完美。大家入学前,我将两个班同学的档案、照片背熟,新生报到时,远远就喊出学生的姓名;根据体检表上的身高排好教室座位,黑板上有粉笔书写的分布图,课桌上有毛笔书写的标签;宿舍也早早分好,毛笔书写姓名标签贴在床头,同学进来只要对号入住。二是带头示范,勇于领先。比如,每周的劳动课,无论是建筑搬砖,还是清除垃圾,以及除草扫地,我都冲在前面,不怕脏不怕累,驾轻就熟,全神贯注。每次干到最苦最脏的地方,我总会看到一大批穿着考究的老师、一部分怕脏怕累的学生,在一边聊天围观。三是关爱学生,以学生为第一。我经常在教室、宿舍、食堂走动,聊天、沟通、关心、助力,甚至于管得太多。有几个重病的同学,都是我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并想办法解决药费困难。四是疯狂学习,夜以继日。当时也是校风学风最好的最难忘的黄金阶段,卖力读书、卖力上课、卖力写作,人人争先,唯恐落后。我与同学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比如周度成为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我们一起研讨高中语文教学;与陈建华同时担任南通市文联副主席,与王笑君共同担任南通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导师团导师(他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团长),与陈震共同切磋读书、教育等热点难点。一大批同学先后担任了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因为我先后担任

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校长,所以常常有工作、教育上的交集、合作,交谊日深,话题颇多。

## 第三章 我的同事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教育效果具有严重的滞后性、教育评价具有极大的悬殊性。同一个老师,不同的学生评价不同;即使同一个学生,40年前后的评价,真有天壤之别。

78级的任课老师中,有非常优秀、充满发展张力的名师,比如执教现代文学的易国杰老师,后来担任学校的教务处长、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执教古代文学的姜光斗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主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执教文艺理论的徐景熙老师,后来担任学校学报主编、南通市文联副主席;执教外国文学的钱炜老师,后来担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南通市教委副主任;执教思想政治课的夏根老师,后来担任学校马列教研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执教逻辑学的周敦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中文系主任;执教中国历史的周月思老师,后来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执教现代文学的徐型老师,后来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另外还有认真负责、学高为师的几位老师:比如古代文学的顾启教授,成为冒襄研究专家;有“藤野先生”之称的写作老师吴功志,有功力扎实、授课一流的现代汉语名师蔡成伯、吉树人,还有和蔼可亲、与学生打成一片的陈景贤赵桂秋伉俪等。

我对我的同事,是非常敬佩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他们是1933年至1946年之间出生,上大学时就受到各种运动的影响与冲击,读书不多,造诣不深;工作以后更是历经磨难,包括各种改造、冤假错案,几乎多年没有涉及专业的理论书籍。1977~1978年前后,他们刚刚获得自由,从工厂、农村、劳改农场、偏僻的小镇,纷纷平反落实政策,从各地调入学校,有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使命感;他们虽然政治生命获得新生,但学术生命则刚刚复苏或者起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夜以继日,全员参与,可以称之为“思想学术大跃进时期”,我的一些大龄学生,也同样有类似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我的长辈同事、我的大龄学生,与青春年少的我,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教学水平,实际上不是很高,常有瑕疵,加之学生优秀挑剔,很多老师经常受到学生非议或者诟病。其中两位老师的遭遇,令人惋惜。一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身的吴祖镭老师,执教外国文学,由于个性倔强,申报副教授,三番五次不能通过,悲愤淤积,逢人就说;第二位是陈玉麟老师,执教古代文学,由于不善言辞,被调到南通纺校教中专语文,结果在纺校大受欢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模,退休后还担任南通市诗词协会会长,旧学深厚,社会公认。——如今,我看到同学回忆文章中,对两位老师师德学业,给予高度评价。两位老师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本文系南通师专中文78级同学毕业40周年纪念文集的序)



绿水青山 ◎张超



# 叩响冬天的门

◎尚庆海

轻轻叩响冬天的门  
携着时光的手和雪花相遇  
黄叶飘落,铺满小径  
光秃秃的树桠,道劲有力  
树,把积攒一年的力量  
在此刻展现

南飞的大雁  
仓促得来不及问候一声  
低垂的斜阳  
用最后一抹暖色洒满大地

冬天的门虚掩着,我轻轻叩响  
迎面而来的清冷和寒冽  
不由让人打一个寒噤  
却依然无法阻挡靠近你的脚步

靠近你,走进你,拥抱你  
冬天,我带着春的嫩绿  
夏的热烈,秋的甜蜜  
和你分享  
而你,无需回馈我什么  
走近你  
我已经拥有了无尽的诗意

叩响冬天的门,深邃的天空  
给了我一个回应  
用它的悠远的寂寥  
广袤的大地给了我一个回应  
用它多情的怀抱  
还有那些驻足的河流  
沉默的大山  
以及远在他乡的候鸟……

而你,带来飘飘洒洒的雪花  
落满屋顶、枝头、原野  
还有四通八达的马路  
粉妆玉砌,银装素裹  
用童话般的场景  
装点着这个美丽的世界

叩响冬天的门  
叩响隐藏在心灵深处的  
那份纯洁和向往  
叩响对未来旅途的追求和辉煌  
叩响人生无尽的温暖和希望

叩响冬天的门  
走进冬天,拥抱冬天  
在冬天里唱出心中暖暖的歌谣